

太少的人生经历 和太多的幻想

钟鸣 / 著



观照生命

——存在者丛书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太少的人生经历和太多的幻想

钟 鸣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丛书策划 侯健飞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钟 嵘
责任校对 吴 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少的人生经历和太多的幻想/钟鸣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9. 1

(观照生命——存在者丛书\侯健飞编辑)

ISBN 7-5033-1026-X

I. 太… II. 钟…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625

字数:248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21.50 元(膜)

目 录



观照生命

存在者丛书



自序:我对散文的看法	(1)
红舞,我的经历	(4)
莎士比亚和济慈的蜗牛精神	(141)
圣人孔子,里尔克,苏格拉底 和独角麒麟	(150)
谭,鸾刀	(161)
鼠王	(167)
林肯,斧头,冷椅子	(179)
爱默森如何学会使用句子	(187)
三个博士的旅行	(199)
朦胧走至一处,不辨是何 地方	(213)
关于蜜蜂和掌中世界	(225)

凤凰从灰烬中诞生、消亡	(236)
第五元素	(246)
瓦	(255)
花瓶	(259)
夏洛蒂的壁炉	(266)
脑的故事五则	(274)
黑曜岩	(289)
其鸣也哀	(295)
曼陀罗	(299)
孔雀眼	(304)
不喜欢膨胀或冷缩的天狗	(311)
铜马	(315)
镶在老虎眼里的石头	(325)
鸩杀	(330)
爱伦·坡的普鲁托和中国猫	(338)
双角的亚历山大和水老虎	(342)
风精	(346)
撒粪便的鸟和吐口水的鸟及偈语	(352)
豹子	(356)
雨果笔下的角怪	(367)
虾蟆, 蟾蜍	(371)
飞骸兽	(375)
变色龙	(383)
跋	(394)

我对散文的看法



观照生命

存在者丛书



在对我有所影响的中外散文家中,就中文方面而言,更多是随汉语本身发展而来的某种混合的东西,或许可以用基因这词来形容它,它不是纯粹散文形式意义上的,倒更是一种语言方式。可把它称做“中性语言”。这种语言,我以为有着三方面的结合:其一,是古代汉语,也就是从诸子百家的经史之论(有着风俗神学的支撑),到秦汉的骈文,这是散文从学术转向文学的关键的一步,经南北朝之鼎盛,再到唐宋性灵散文,以风骨、藻丽、身心与自然相融为特征,这是中国散文世俗化

的阶段，然后，再到明清的八股文；其二，是白话文，也就是自 19 世纪末，因新文化运动酝酿，发展成熟阶段的语言形式；其三，是外来语——包括词汇和思维方式。这三者，构成所谓以现代汉语为框架的中国散文。就我个人而言，或许孔子的散论（对话口语形式），庄子的旷逸，张岱、李渔一类清淡藻丽，周作人的咏物，鲁迅知识分子式的针砭时弊，对我影响最甚。同时，其中，又贯穿着东方朔、张华、王嘉、刘歆、段成式、袁枚、蒲松龄等一类笔记小说的传统。

就外国作家而言，主要是英国包括培根、斯蒂尔、艾狄生、兰姆、戴维斯等在内的随笔作家。在现代文学中，其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卡夫卡、卡内堤、本雅明、罗兰·巴尔特、博尔赫斯、尼采、里尔克，日本的芥川龙子介、谷崎润一郎等。

中国散文的传统，一般而言是寄情咏物，直抒胸臆。魏晋以来，其趋势，是逐步削弱形而上的。这点，也只有在诸子百家中最为成熟。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科学与政治交相沁润，散文基本失去了文学所必须的要素，沦为实用主义的文体：既没有古代散文的想像力和热情，又不真正具有哲学思辨与现代主义最明显的特征——分析性。从而落入一个文体表面繁荣而实则“真空”的地带。故，余窃以为，因社会结构的变革，传播媒体的演进，人类意识的平面化，散文也实在是到了非变异而不能进步的时期。

我是从 1989 年，正式开始写散文的。在这之前，曾有过一个很复杂的实验阶段。因我素喜心理学、社会学，除写诗，也做些“古怪的研究”，如写了篇《天堂之水》，研究“乌托

邦”与“水”的关系；一篇以希特勒和建筑关系为素材的《颓废研究》的长文，因卡内堤《群众的权力》出现而终止。另外，还写过篇《科学，神话与诗》的长文，因不成熟而未付梓。80年代末，因身处现代诗的氛围，故发现现代主义“虚假意识”之泛滥，以致文学枯竭，不能给人以想像和纯正的趣味。故在诗中加入寓言似的散文片断，如《细鸟》、《政治动物》、《塔》、《卡夫卡》一类。遂独立而自成一体。其影响，主要来自博尔赫斯和古代笔记体《太平广记》一类。海子的自杀，促使我写了《中间地带》，有意识地实验社会学与随笔的结合。遂一发不可收拾。我的散文写作，从1989年到现在，可分为3个小段落：先是着力于文学的趣味和想像力，这在“动物随笔”中最为明显；然后，自倡西方随笔(essay)的论说性，加强辩驳与批判，尽可能地融西方随笔之严肃与思辨，和东方散文之轶趣与细腻为一体，这在稍后些的随笔中较明显；再者，就是朝着结构更为宏大，文体多样化，辨析更为深刻，并以知识社会学和文学为基础的大型随笔发展。从1993年开始着手四卷本的《旁观者》写作，此书几易其稿，仅草稿字数已逾200多万，此段落，在选材上，也逐步从神话传说，转向社会与历史。这在《徒步者随录》(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的许多篇章中较明显。

我在散文写作中，最渴望的是避免“美文”与滥情。那是文学之大敌。我所感兴趣的，不是形式本身，而是用各种形式所要表达的内容和意识。我以为，散文的归宿，应该在历史与历史之现象。因为，在过去，无论西方东方，散文就是由它而诞生的。

红舞，我的经历^{〔1〕}

◇
观照生命——存在者丛书
◇

许多古籍都记载了一种野禽，叫山鸡。羽毛十分绚美。开始，它并不知道这点。直到有一天，它偶然经过一片树林，突然从清澈的积水中看见了自己的倒影，这才知道自己是很美丽的。于是，它开始振动羽毛，旋舞不已。忘了藏身之所。或者说，那已不再具有抑制细腻恐惧的魅力了。它发现了新的魅力。愿意为之而献身。于是，它每天都过得很快活。没有一刻，它是愿意停下来喘口气的。也没有一刻，他不觉得，自己是可爱的，是受了许多苦而必须珍惜这一切的。因为惊喜，

它死于寂寞。

远行前,请随我在纷乱的岁月,再羁留一会吧。在那些岁月中,我们的生理,有限的生理,不是理性——当然,也许是很糟糕的理性,时时都延续着一种无可非议的节日感。盛大,隆重,欢欣鼓舞,不怕出丑,喜气洋洋。人民需要它。我们从小就习惯于它。谁能说清,那些互相观察挑衅的眼神呢——正将我们狂热的血液激赏。而对昔日的罪孽,多数人,现已闭口不谈。这不是宗教的需要——因为,宗教,用了教堂的神龛,犹太人或古波斯人的藻井,祷告,圣经那古老的花体字,借了比人的谰语更冷静的声音,风儿似的,将灵魂扫荡,时时提醒着现世的罪孽、失败、亵渎,甚至无穷的转换形式——那是时尚需要,一种更渴望安全和富裕的生理需要。比如说,魔鬼吃人,是因为它饿了,饥肠辘辘,又没什么好吃的。回过头,魔鬼又开始背诵圣经——那不是因为他认错了,而是,因为,他发现了新的诱惑者和受难者!

一个人出卖了大批的人——反过来,他从跪着的椅子上站起来,像新人一般,又重新开始高谈阔论。被迷惑的是谁呢?——是本该坐到审判席上的死者。而实际上,却是小丑。指手画脚,神气活现。因为他是我们时代的妙人。生活里,你会常常遇上这些稀世之宝。这算不得什么。问题是,你怎样去经历这一切。

我是个多么好幻想的人啊!40年来,很少被中断过。至

今也并未怎么改变的生活，证明了这点。不光是写作——这是恶习集大成者。究竟还幻想些什么，近处的睡眠、喜悦、寂静中变得尖锐的火车，荒凉而短命的大海——因为，我从没有像康拉德^[2]似的深入过它，而只在浪花外面徘徊过，幻想人们一直相信存在的海龙王，哪吒、风火轮，结果，是夏日的昆虫，挠得我们脚心痒痒的。

民俗的力量，很难有什么能战胜它的。一百年的革命，最后，还是搬进了财神。熄灭战火的是香火。70年代，当我沿京沈线北上南下时，在不少地方，还看到战争的残骸。那些荒废的碉堡，用什么卷进了那些认为值得为之一死的生命呢？这样的生命，无疑一日少似一日。没什么肯定是值得的了。放弃一个偶像，是否还需要另一个偶像，这是我们日益幸福而更见空虚的人生始终未能解决的。城市精致的橱窗，相反，却一日多似一日，改变了人的视线，生机勃勃，远胜于大自然。

我在故乡挨着公园的院子里，幻想过竹藪中的美人。醒来，却是场梦，发现自己脱离现实。而现实却催人成熟。但对我来说，似乎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幻想稻草的央求。幻想昆虫在南瓜床上苦苦告饶。我幻想天下全是恩爱的君子淑女。没有粗话，没有光咚咚（蜀语，光着身子的意思）。国家像大观园。领袖是多愁善感的贾宝玉。折磨我亲人的公文里写的全是爱。工作就是看电影和娱乐。至于敌人嘛——像小糖人似的，在我们一把酸性的口水里崩溃。情势逼迫，我还幻想过我的长矛，在坏人进犯时能力敌千钧。我幻想每个男人周围簇拥着女人，而每个女

人周围簇拥着绅士。我们的扮家家和姑姑宴, 在林阴下繁荣成了国民经济。我幻想孩子们打游击累了, 便在雪白的大奶奶下乘凉。记得我们城市的改良儿谣就唱过: “天也长, 地也长, 没有王大娘的奶奶长, 奶奶底下好乘凉……”我幻想所有的挑拨者——崇奸婆^[3]、那里壳^[4]、或者告密者, 还有爱哭的小女孩, 全被逼进了死胡同, 关在单元楼底锁扫把的阁间里……因为幻想, 我们的四肢特别灵活。摸爬滚打, 偷鸡摸狗, 砸灯泡, 拔蒜苗, 无所不能——不排除, 也用小提琴拉开塞练习曲。我们渴望超凡脱俗的技艺。自备幻想的金钥匙。自充江洋大盗。没有一堵墙, 能阻挡我们。没有一根绳子, 能拴住我们。没有一匹树叶, 能变成金罐子, 舀走我们的眼泪。成人的世界, 在他的内部倒塌。我们暂时还搞不懂的东西, 比如家庭偏见, 邻居的提防, 成人无声无息地做爱, 瓜熟蒂落, 在我们未能察觉的夏日的酸楚中朽蚀着——直到被我们察觉, 狐疑, 闷在好奇而不太合法的心里。男人都是先知、智者。而女子, 则是梧桐古井里的风流鬼。

——这常常造成我判断上的失误。因为, 就身体而言, 我是赏识风流的, 但在意识深处, 我又赞美孤寂和苦行僧似的禁欲——这使我苦恼而矛盾重重, 永不能和女性保持最单纯的关系。而幸福, 却只能通过单纯的感受而获得。这就是我常常为之付出代价的那种深刻的堕落——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谓: “过多的感觉, 那是一种病, 是真正的、十足的病。”^[5]就这层意义来看, 古代的道德, 正在新一代人身上转换机制, 就像阳光在新的树叶里化合一样, 结出不同的果

实。晃眼看，似乎一样——或许，只有一粒最不幸的沙子，能侥幸感受这样的不同。

所以，每个时代，只有极少数人，能清楚地看到革命带来的道德上的微妙变化。因为，没有哪种革命，不是标榜真理、正义、民众的福利和道德上进的。推动其发展的，维系其历史的，要么是那万古不变，要么万古常新的技术。那是任何一个新时代，都必遵守的哲学基础。但冷静的哲学家，却往往由此得出不同的结论。像加缪所言：“现代的每次革命都导致一次国家权利的加强。1789年的革命带来了拿破仑；1848年的革命结果是拿破仑第三；1917年的革命带来了斯大林；20年代的意大利骚动，带来了墨索里尼；魏玛共和国带来了希特勒。”^[6]这些，显然是“技术上哲学上一些狂妄野心所产生的必然后果”。这些技术野心，就知识分子方面，究竟包含了哪些形式呢？其文学后果又如何，都不见有人真正思考——他们惟有时代变了的观念，一万年的感慨。我要问，秦始皇穿了中山服，变没变呢？酸没酸化呢——这是最近，在我和一个无聊诗人，发生冲突时思考的问题^[7]。许多人说，这不值得，有人说，骂得痛快淋漓，自然也有人认为我缺乏风度——啊，我们文人，什么时候又变得突然如此容易谅解了呢？

事情真是这样不重要，不值一提吗？关于历史的真实含义，思维的逻辑性，难道还不事关历史本身吗？几乎同时，又是围绕历史，历史上最值争议的人——吴宓，我“领”着两个小人物^[8]，做了分内事，——这下就可不是幻想的长矛了。文明的败家子，文人，知识分子精英(?)——哈哈，我毫不遮

掩自己正在抱怨着他们,意识形态的昆虫,钱钟书式的技术的崇拜者们和文化的宿命论者……他们在哪股神经上,被软心肠吊了胃口?——他们真要维护自己的英雄吗?哈哈,一直被当做浪漫诗人的,怎就成了英雄,我又要笑话他们了。常识没有,哪来正义,这就等于相信,一个不识趣味,又不懂判断的历史学家,能得出卡尔·马克思脑子里的产物为何物的结论。

——这是可能的吗,可能的。

这些争论,有无意义,由着去吧,我只想说,它非常必要,必要得足以使哥伦布放弃美洲,拿破仑放弃俄国。如果,那是精神的无人区的话。

我可以先告诉诸位——那都是强人时代,突出技术,而意识,则更加深刻堕落的背景。那是文字沦陷在非人的境地,转变为大神的故事——第四座大山的故事,而现实中,却有一千座大山等着开辟。

还是让我继续幻想吧。我的年龄,正适合幻想。你见过猪呀,狗呀,猫呀,或瓢虫,打屁虫一类幻想过吗?它们除了打屁,用饲料涮喉咙。啊——是的,你年轻时曾一度幻想过了,那么,我得好好恭维你了——那为什么就不把这种好处坚持到最后呢?永葆青春并不是一种幻想——要么,你说的幻想,真得要打折扣了。至少不是旁观者似的幻想。

和你们争执,而且在卑鄙的年龄,是因为幻想,延续了我不该有的某种权利,还有把我和整个国家,乃至最边远的地区联系起来的瓜果粮秣,湖畔网罟,小侣鱼虾……啊,它们常常萦绕不去呢。我忘不了那遥远的湖泊。忘不了北方

的海滨——初次见它，是在渤海湾。没想像那么激动，原以为要激动一番。或它的魅力，还深藏不露呢。这问题，该由一个真正的北方诗人来解答：

而我的生命没有任何激动。没有
 我的生命没有人与人交换血液的激动
 如我不能占有有一种记忆——比风还要强大

我会说：这大海也愈来愈旧了
 如我不能依靠听力——那消灭声音的东西
 如我不能研究笑声

——那期待着从大海归来的东西
 我会说：靠同我身体同样渺小的比例
 我无法激动^[9]

这才是我们的大海——既非哈罗尔德的，普希金的，或波德莱尔的，也不是杜甫“百鸥没浩荡”^[10]的，它直接导致了现代美文的大海——黄昏海韵一类“学一个海鸥没海波”^[11]，“海的波”一类^[12]，和“鹅黄色的眼泪”一类^[13]，就这点，我是反对徐志摩、艾青、舒婷——一类风格的（不限定，便马上会给附会到阵营一类，其实，这跟一个人在餐桌上说，我不喜欢吃醋或酱油一样）。大海在他们那里，确实愈来愈旧了。因为汉语的形容词，靠夸张的习惯，做了它无边无际的界线。从庄子大鹏被夸张的飞行尺寸，和没

有结果的海域, 不难看出这点。而这几乎只是个内陆国家。只有很短的海岸线。黄河、长江, 虽最终为大海接纳, 但却具有绝对压倒的优势。东风压倒西风的政治概念, 和它的流向是成反比的。实际上, 我们形容化的海风, 任着性子, 也只能吹荡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而它的气候, 相对倒是可以刮得很远很远。名字更是家喻户晓——毕竟, 它属于记忆。而非我们肉眼亲眼所见, 也非血液所能感觉的那种亲密与辽阔——好高骛远, 这就发生了诗意性的遗传病。我们黄种人的皮肤, 是用来感受土地的, 由黄河流域延伸的土地, 要的是厚重, 结实, 和密不透风的压力。

瞧瞧, 这土地上的人们, 在自身的压力下, 表现得怎样的异乎寻常的勇敢, 富于雄心和同情心, 深受其苦, 还十分饶有趣味呢! 超出自身的感受力, 或臆想着让它释放出来, 就会像太平洋似的感冒。这就是为什么, 每次海洋文化一进入这个国家, 就会不伦不类, 引起长时间的流行感冒。你不能期待听力, 或视觉, 能解决实际的距离感。而幻想倒是可以的。幻想其实就是一种比例。多多第一次, 在大海的观念上, 把这恰当的比例还给了我们。瞧瞧, 我们民族的自尊心里, 含了多少恐惧吧——像大海, 深不可测。反过来, 我们又是怎样的满足, 怡然自得啊!——钱钟书式的**技术**, 就其成功的两面性来说(厌烦和贵族气——是的, 说穿了, 《围城》能讨得两极的喜欢, 就在这点, 可谓机智), 都置身于这背景下——来自内脏过于强烈的感受, 拥挤、纷繁、含混、呕吐、堆积和臃赘; 短绌、随心所欲、朝着任意的方向发展(我在表达这意思时, 或许也重蹈覆辙了, 怎生是好, 怎生是

好);借海洋性气候(比如拉丁语系的文化背景)和异域皮肤的承受力和感受力,超凡脱俗,其文体,确实也老到精到了古典气质,古典的比例。

但我不喜欢这样的东西。或许因为它太老练。省略了中间的描述过程,大量罗列着对称发展的事实,片断,暗示,象征,似是而非的东西。跨地域而略显机械的类比——即便感觉观念都是事实,只做心理联结,离一个断言也实在遥远^[14](参读我的《旁观者》第二卷《向希波吕托斯致敬》中,关于《荷马》一诗注释)。我得说——散文并不说明什么。因为,它没有更耐人寻味的描述过程和细节。我说过,就生活细节而言,耶稣比释迦牟尼多(注意,在关于东方三博士拜耶稣的绘画中,三博士都被画成干瘪的老头)。所以,也更富人情味。而释迦牟尼,则高深莫测。站在彼岸,充满来世的原则。布莱克关于神的形象阐述,并非出于幻想,恰恰是事实^[15]。因为,他的原则,允许错误和罪孽,所以,也是人的现世原则。而佛陀,化地为界,不允许犯错误,不允许杂念(其实,钱先生的进步,较之前辈,就在于有了灵活的杂念)。故只适合少数人领悟。这与我们世俗社会要求道德完美相吻合。这就导致了人的误会:人生而是为了完美的,为了胜利的。所以,即使强盗发了财,也会大施善心。因果恶报成为人生最后的底线。至于那过程——比如,一个大人物的完美无瑕,是靠保密的结果,保密便涉及广义的技术,因为,你只要那部分的成因,而不是观过方知仁义,因为,若观过,便没有时间的限制,而且,任何一个细节都有效。否则,那实际的过程就枉费了我们的时间。“子曰:‘朝闻道,夕死可